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評析 [Book Review of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Orthodox Church Vocabular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DAI, Guiju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22 10:06:2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082

《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評析*

戴桂菊

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在漢語基督教研究中，東正教研究屬於一個相對薄弱的學術領域。雖然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將東正教《新約聖經》和幾十種祈禱經文譯成了漢語，但是，語言的變遷致使這些譯著已經令當代中國人無法讀懂。事實上，漢語東正教研究從近二十年才真正開始起步。迄今為止，漢語東正教研究的主要物件是俄羅斯東正教，所使用的工具書也主要是俄文東正教辭書。然而，作為一種獨特的基督教文化，東正教有許多術語在漢語中難以找到相應的詞彙來表達。因此，每一個從事漢語東正教研究的人都要在東正教術語的漢譯方面花費大量的心血。況且，由於個人的俄語語言水準、認知能力和知識結構不同，對俄文東正教術語的理解也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樣，有時同一個術語會出現許多不同的譯法，這些譯法在漢語表述上甚至相去甚遠。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漢語東正教研究成果的不斷問世，東正教術語的規範化問題日漸緊迫，工具書建設被提上漢語東正教研究的議事日程。二〇〇七年八月，俄羅斯漢學家捷足先登，向漢語東正教研究界推出首

* 本論文是作者在二〇〇八年五至八月於漢語基督教研究所訪學期間的研究成果。——編注

部東正教專業詞典——《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¹該詞典由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漢語教師魯緬采娃（М. В. Румянцева）在台灣政治大學編纂完成，由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東正教會和莫斯科牧首區克魯季茨基教會會館協助在俄羅斯出版。詞典在編寫過程中，曾經得到台灣政治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希臘）塞薩羅尼基大學神學系相關學者的漢語語言把關和專業知識指導。

作為俄漢詞典史上東正教詞典編纂的首例嘗試，《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在內容和編寫體例上都頗具特色。首先，這是一部側重東正教祈禱禮儀和靈修實踐的詞典。《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篇幅不大，總共收錄了兩千五百個詞條，但其中絕大多數涉及俄羅斯東正教祈禱禮儀和教徒靈修實踐的內容。這些術語包括東正教祈禱儀式和節日名稱、教堂聖事、主要祈禱書的名稱、讚美詩名稱、聖器皿名稱、神職人員的祭服名稱以及與罪孽和美德相關的各類概念等。此外，詞典還從《聖經》、各類祈禱書中收錄了反映東正教徒靈修生活的常用詞彙。在目前學術界普遍使用的各類俄漢詞典中，有關東正教的詞彙零星可見。由於這些詞典多產生於蘇聯無神論時期，其中對東正教教規、教義、禮儀聖事和神學的解釋往往不準確，甚至是錯誤的。有時漢語東正教研究者花費大量的時間，尋遍各類俄漢工具書，也難以找到某個東正教術語的準確譯法。《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的問世彌補了現有俄漢詞典在該領域的不足。該詞典不僅對於中國東正教徒、而且對於漢語東正教研究者了解俄羅斯東正教會和教徒的宗教生活都大有助益。

其次，詞典避免了用佛教術語來稱謂東正教專業名稱的

1. М. В. Румянцева, 《俄漢東正教辭彙詞典》（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лексики;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ОАО Издательско-поли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Правда Севера»; 2007年8月繁體中文版），共251頁。

做法。由於長期生活在佛教文化的背景下，中國的俄漢詞典編纂者有時會不自覺地用佛教術語來解釋東正教專業名詞，就連中國最權威的俄漢工具書——《大俄漢詞典》也不例外。在那裏，俄語“духовенство”一詞被譯成「僧侶們，神甫們（指神職人員）」。²其實，「僧侶」³一詞是一個典型的佛教術語，指佛教中的出家人（團體）。然而，俄羅斯東正教中的“духовенство”指的是整個神職階層。眾所週知，東正教會的神職階層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黑神品（черн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包括修士、主教及其以上的神職人員。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出家，即放棄婚姻；另一部分是白神品（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包括神父（司祭）及其以下的教堂服務人員。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有家室。如此看來，「僧侶們」一詞只相當於東正教中的黑神品階層，或者俄文中的“монашество”（修士階層）。也就是說，中文「僧侶們」一詞在內涵和外延上與俄文“духовенство”（神職階層）均不相吻合。所以，《大俄漢詞典》中“духовенство”的漢語譯法是錯誤的。工具書的疏漏導致了嚴重的後果。目前，在俄羅斯東正教的漢語譯著和學術論著中，經常出現將俄羅斯的神職人員稱作「僧侶階層」的現象。筆者在俄語語言學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多次聽到過俄羅斯學者對此提出的抱怨。魯緬采娃女士在《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的編纂中非常重視糾正這類錯誤。在編者前言中，她指出自己為清除「佛教術語的雜質」⁴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在《俄漢東正教詞典》中，編者將“духовенство”一詞譯成「神職人員」。⁵為了明確這個詞的含義，她還在該詞的同義詞

2. 黑龍江大學俄語系詞典編輯室編，《大俄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476。

3. 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頁1109。

4. Румянцев, 《俄漢東正教辭彙詞典》，頁6。

5. 同上，頁68。

“священнослужитель”（神職人員）中加了一個注釋：「有神職的人：輔祭、司祭及主教」，⁶這樣做很妥貼。又如，《大俄漢詞典》將“монах”一詞譯成「僧侶，修道院中的修（道）士；和尚，出家人」，⁷將“монахиня”譯成「（女修道院的）修女；尼姑」。⁸《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摒棄其中的佛教術語，將“монах”一詞簡潔地譯為「修士，修道士」，⁹將“монахиня”譯為「修道女，修女」，¹⁰等等。《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的編寫為在俄漢詞典的編纂中保持俄羅斯文化的純潔性提供了一個範例。

再次，編者在詞典的編寫體例上也動了一番腦筋。詞典中每一個俄文詞條都使用細黑體字印刷，這樣做能夠使讀者感到一目了然。對於許多詞條，編者除了列出其對應的漢語名稱，還做了簡短的注釋。例如在“правило”這一詞條中，編者首先將這個詞譯成中文——「課經」。¹¹為了使讀者了解其確切所指，編者又在這個詞條下面加了一個俄漢對照的注釋「每個教徒在不同的情況下，如懺悔及領聖餐之前應當誦讀的一系列相關的祈禱文」。然後，按照俄漢詞典編寫者慣用的做法，在注釋後加上兩個例子“Вечернее правило”（晚課經）和“Утреннее правило”（早課經）。這樣，整個詞條的解釋就顯得清晰明瞭。本詞典對有關俄羅斯東正教聖人、正教典籍和宗教聖事的詞條都做了注釋，這些注釋對於專業俄漢工具書來說，是十分必要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對《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詞典的

6. 同上，頁 194。

7. 黑龍江大學俄語系詞典編輯室編，《大俄漢詞典》，頁 986。

8. 同上。

9. Румянцев，《俄漢東正教辭彙詞典》，頁 124。

10. 同上。

11. 同上，頁 168。

問世是東正教文獻漢譯詞彙標準形成中的里程碑事件」。¹²

當然，作為漢語東正教專業工具書的處女作，《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尚帶有很大的不成熟性，其中存在着許多有待於改進的地方。認真總結這些不足並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不僅有助該詞典的日後充實與完善，而且對於漢語東正教專業工具書的整體建設也不乏啟迪意義。

第一，雖然詞典的編纂者在前言說明中明確指出：「該詞典首先是為那些想對東正教有個大概了解，其中包括對俄羅斯東正教祈禱儀式有個初步印象的中國讀者服務的」，¹³但是，事實上這位俄羅斯漢學家卻是按照為本國漢學讀者服務的思路來編寫詞典的。首先，這裏的俄文詞條幾乎都沒有標識重音。因為重音對於俄羅斯人來說根本不是個問題，俄羅斯出版的俄文書籍基本上也都不標重音。其次，在每一個詞條對應的中文詞後面都加上了中文拼音。這種做法在俄羅斯人為本國漢學者編寫的漢語教材及工具書中十分常見。可是，一旦變換讀者對象，將這部為俄羅斯讀者編寫的詞典推薦給中國讀者，效果就大相徑庭了。對於學習俄語的中國人來說，俄語單詞的重音問題是一個重要而又難以把握的問題。它如同俄語語法一樣複雜多變，在一個規則後面往往附有上百個例外。有鑒於此，中國人編寫的各類規範化俄漢詞典幾乎沒有不標詞條重音的。然而，本書卻恰恰忽視了中國人學習俄語的這一難點問題。筆者經統計發現，在全書兩千五百個詞條中，只有二十個與現代俄語詞典中重音不同的教會專用詞彙標有重音，其餘的一概沒標重音。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本書留給中國讀者的一個缺憾。同時，在俄文詞條的中

12. 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區官方網站「俄羅斯東正教在中國」欄目新聞（“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 / Патриархия. ru. 03.11.2007 [<http://11-07.mysob.ru/news/culture/64279.html>]，瀏覽於2009年11月30日）。

13. Румянцев，〈俄漢東正教辭彙詞典〉，頁5。

譯文後面加注中文拼音——這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又未免顯得畫蛇添足。未來修訂時，如果能夠在俄文詞條上標識重音並將中文拼音刪除，該詞典將會更受中國讀者歡迎。

第二，如前所述，目前漢語東正教研究界迫切需要一部能夠對該領域專業術語和基本概念作出規範化解釋的漢語東正教工具書出現。《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的問世給人們帶來了一線希望，但遠未能滿足人們的需求。首先，詞典的編纂者只是將東正教術語的各種漢譯形式羅列在一起便宣告了事，並沒有對這些漢譯形式的使用方法作進一步的規範。例如，該書將“Афон”一詞解釋為「阿封山；阿托斯山」。¹⁴至於這兩種解釋有何區別以及分別在何種場合下使用等，詞典對此隻字未提，而後者正是中國讀者最為關心的問題。長期以來，漢語東正教研究界對這座位於希臘的東正教聖山名稱一直存在着多種不同的譯法，使用頻率較高的有「阿封山」、「阿托斯山」、「阿索斯山」和「阿陀斯山」等。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是這個地名是從不同的語言音譯過來的。該地名的希臘語“Ἁθῶς”音譯為「阿托斯」或「阿陀斯」，英語“Athos”音譯為「阿索斯」，俄文“Афон”音譯為「阿封」。如果編者能夠對這些譯法之間的區別稍作提示，如將“Афон”解釋為：「阿封山，亦稱阿托斯山或阿陀斯山（希臘語“Ἁθῶς”的音譯形式）和阿索斯山（英語“Athos”的音譯形式）」，讀者就會根據具體情況，靈活地選用譯文形式了。

其次，詞典對詞條的中譯文沒作明確分類。例如，該書將《聖經·新約全書》第一篇“Евангелие от Матфея”詞條解釋為「馬太福音；瑪竇福音；瑪特泰福音」。¹⁵每一個了

14. 同上，頁 26。

15. 同上，頁 70。

解基督教《聖經》漢譯本的人都知道，這三種說法分別出自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漢語經書。然而，在《聖經·新約全書》的第四篇“Евангелие от Иоанна”詞條中，編者卻按照東正教、新教和天主教漢語經書的順序將其解釋為「約安福音；約翰福音；若望福音」。¹⁶在《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中，有關正教典籍的術語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因此，這種各基督宗教漢譯文混用的現象幾乎比比皆是。在基督教的三大主要分支中，天主教和新教都有自己的漢語《聖經》（新舊約全書）。天主教使用的是思高本漢語《聖經》，新教使用的是和合本漢語《聖經》。東正教目前還沒有自己的《聖經》新舊約全書漢譯本，只有一個由俄國東正教傳教士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完成的《新約》漢譯本。近年來，東正教會陸續推出一些祈禱文的漢語本。不久前，教會還按照希臘版本的《聖經》推出了一個漢語《聖經》全書目錄。¹⁷不同宗教派別的《聖經》中譯本在專有名稱的譯法和經書譯文風格上都存在着明顯的差異。而且，讀者群對《聖經》版本的使用也是有選擇的。目前，絕大多數漢語讀者，包括從事漢語東正教研究的學者，都使用新教和合本譯文，只有面對東正教會和中國東正教徒在宗教聖事中的情形時才使用東正教經書漢譯本中的術語。因此，編者需要就收錄到該詞典的不同宗教派別《聖經》的中譯文使用順序在前言中作一個專門說明，如：「本詞典中所有正教典籍詞條的中譯形式都按照東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順序排列」等。這樣，讀者使用時就有章可循了，詞典的條理性和規範性也會隨之得到提升。

再次，詞條的注釋加工不精細。為了幫助讀者理解詞條的含義，編者在多數詞條下面都加上了一段中俄文注釋文

16. 同上。

17. 《正教會聖經全書目錄及與天主教新教聖經目錄對照》，見中國正教會網站「正教典籍」欄目（<http://orthodox.cn/bible/index.html>，瀏覽於2009年12月4日）。

字，這種創意值得肯定。遺憾的是，許多注釋中的俄漢文字內容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差異很大。例如，在詞條“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о”（神人；神人合一）¹⁸的注釋中，俄文部分譯成中文是：「指基督之中神人兩性共存」，詞典中的中文注釋則是：「指兼有神人二性者耶穌基督」；在詞條“Сорок сороков”（約一千六百座教堂之城）¹⁹的注釋中，俄文部分譯成中文是：「指莫斯科，這裏革命前有近一千六百座教堂」，詞典中的中文注釋則是：「指莫斯科」。又如，在東正教祈禱儀式中，有兩項常見的活動叫「大入祭式」（Великий вход）和「小入祭式」（Малый вход）。「大入祭式」是指在祈禱儀式上神職人員列隊把即將得到祝聖的聖餐（麵包和酒）從祭壇北門托出，沿教堂內行走半週，然後從祭壇皇門（也叫聖門）返回祭壇的過程；「小入祭式」是指神職人員在祈禱中列隊將福音書從祭壇北門托出並經皇門返回祭壇的過程。這些儀式對於沒有親身參加過東正教祈禱儀式的中國讀者來說，很不容易理解。在《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中，詞條“Великий вход”（大聖入禮儀；大入祭式；大行列）²⁰下面有一段注釋。其中，俄文部分譯成中文是：「這是祈禱儀式中一個重要的時刻。這時，神父和執事將聖潔的聖餐（即尚未得到祝聖的聖餐；只有在提前被祝聖的聖餐祈禱儀式上大入祭式才使用已經得到祝聖的聖餐）從祭壇送到神座。他們先列隊從祭壇北門出來，然後通過聖門進入祭壇」；詞典中的中文注釋則是：「大祭禮儀／事奉聖禮之重要禮儀。司祭和輔祭將預備好的祭品從預備祭品台上請出，通過聖像壁的北門，列隊而出，再通過聖門進入聖所，將祭品供奉在祭台上」。比較兩段文字不難發現，詞典中的

18. Румянцев, 《俄漢東正教辭彙詞典》，頁 35。

19. 同上，頁 206。

20. 同上，頁 41。

中文文字與原文相比缺失了一些內容。關於詞條「小入祭式」（Малый вход），編者專門在第五十七頁中提醒讀者參見這個詞條。但是，該詞典實際上根本沒有收錄這一詞條。因此，即使在閱讀完上述注釋以後，讀者對「小入祭式」依然不會有任何印象。還有一些注釋只有俄文，完全沒有中文內容。如詞條“Венчаться”（舉行婚配儀式）²¹下面只列了一個俄文注釋：“Вступать в брак через участие в Таинстве брака”（譯成中文是：「通過參加婚配禮進入婚姻狀態」）。

此外，詞典中還存在着行文格式不規範以及譯文不準確等瑕疵。按照俄語拼寫規則和正字法規範，除了專有名詞以外，俄語單詞一般不用首字母大寫形式。但是，本書中所有的詞條一概採用了首字母大寫的方式。在俄文專業術語詞典中，詞條有全部字母都大寫的，一般名字首字母大寫的形式也有，但不多見。這樣做容易使中國的俄語學習者混淆專有名字和普通名詞的書寫規則。此外，一般情況下，俄文詞典中的名詞是以單數為基本詞條的（沒有單數的名詞除外）。但是，《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在這方面則表現得過於隨意。在這裏，諸如“Христиане”（基督教徒）、²²“Униаты”（合併派教徒）、²³“Нестяжатели”（無恆產主義者）²⁴以及“Иосифляне”（約熙福派）²⁵等的詞條都是直接以複數的形式出現的，而對於只有複數形式的詞條“Врата”（門）²⁶來說，編者卻沒有注明其複數特徵。俄國史上第一所高等學府——斯拉夫希臘拉丁神學院在該詞典的詞條“Славяно-греко-латинская Духованая

21. 同上，頁 43。

22. 同上，頁 236。

23. 同上，頁 228。

24. 同上，頁 134。

25. 同上，頁 91。

26. 同上，頁 52。

Академия”²⁷中被錯譯成「斯拉夫希臘羅馬神學院」；詞條“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專制制度，君主政體）²⁸和“Самодержец”（君主，專制獨裁者）²⁹分別被錯譯成「沙皇制度」和「沙皇」；十四世紀的羅斯大公頓河王德米特里在詞條“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中被冠以「正信之王子」³⁰的稱號，但這個稱謂的所指實在令人中國人感到費解，如此等等。這些疏漏無疑使詞典的學術價值大打折扣。

不過，對於漢語東正教專業工具書的開篇之作來說，上述缺陷都在所難免。我們欽佩拓荒者的勇氣，更感謝這位俄羅斯漢學家為漢語東正教工具書建設開了一個好頭。當然，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目前編者最大的貢獻是把有關東正教教規禮和靈修體驗的詞彙進行了系統梳理。要使《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真正達到名符其實的境地，還需要大大增加詞條，把東正教神學、哲學和文化領域裏的常用詞彙全部收錄進來，對它們的漢語譯法及使用規則進行規範。通過對《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的評析，我們得到這樣一個啟示：只有中俄專家攜手合作，才能編寫出真正適合於中國讀者需要的優秀工具書來。

關鍵詞：《俄漢東正教詞彙詞典》 東正教祈禱儀式
專業術語 編寫體例 詞條注釋

作者電郵地址：daiguiju@bfsu.edu.cn

27. 同上，頁 201。

28. 同上，頁 188。

29. 同上，頁 188。

30. 同上，頁 65。

Book Review of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Orthodox Church Vocabulary

DAI Guiju

Ph.D.,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Russian Institut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thodox Church research,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 terminology becomes an urgent issue. Attentions have thus been drawn to the production of reference book.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Orthodox Church Vocabulary*, edited by Rummyantseva Marina Vital'evna, a Russian sinologist and Chinese teacher at the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dictionary in the field. In addition to detailed comments on vocabularies about the Orthodox Church rituals and practice, the dictionary has an outstanding editorial styl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ictionary is a great convenience for Chinese Orthodox Church researchers and Chinese Orthodox Christians.

Certainly, there are still rooms for improvement. The dictionary should expand its vocabulary related to Orthodox theology, philosophy and culture. Moreove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xperts is essential to make the dictionary more user-friendly to Chinese readers.

Keywords: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Orthodox*

Church Vocabulary;

The Orthodox Church Rituals;

Professional Terms; Editorial Style;

Commentary of Vocabularies